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承

明律上　正傳十五　附見十二

梁揚都天竺寺釋法超傳一

梁鍾山雲居寺釋道禪傳二

齊鄴下大覺寺釋慧光傳三 道雲 道暉 馮衮

齊鄴東大衍寺釋曇隱傳四 洪理 道樂

陳揚都光宅寺釋曇瑗傳五

陳揚都奉誠寺大律都釋智文傳六

隋大興國寺釋法願傳七 道龕 道行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靈藏傳八

隋西京延興寺釋通幽傳九

隋蔣州奉誠寺釋道成傳十

隋西京大興善寺釋洪遵傳十一 洪漸 洪開 法勝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覺朗傳十二 [illegible]

唐始州香林寺釋慧主傳十三

唐京師勝光寺釋智保傳十四

唐益州龍居寺釋慧詵傳十五

釋法超姓孟氏晉陵無錫人也十一出家住靈根寺幼而聰穎篤學無倦從同寺僧護修習經論而雅有深思幽求討擊學論歸仰僉允衣食乞白

資心性柔軟勞苦非慮晚從安樂寺
智稱專攻十誦致名命家語其折衷
者數過二百白稱五㝹後獨步京邑
中歲廢業頗失鴻緒後復綴講眾重
故矣帝謂律教乃是象運攸憑覺慧
階漸治身滅罪之要三聖由之而歸必
不得門如閉目夜行常懼蹈諸坑塹
欲使僧尼於五篇七聚導意獎心以
超律學之秀勑為都邑僧正廣其弘
肩有徒儀表斯立武帝又以律部繁
廣臨事難究聽覽餘隙遍尋戒檢附
世結文撰為一十四卷号曰出要律
儀以少許之詞網羅眾部通下梁境
並依詳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於
名解於平等殿勑超講律帝親臨座
聽受成規以眾通道俗懇陷於儯曰
但略舉剛要宣示宗亘三旬將滿文
言便竟所以導揚秘部弘悟當機遂
得四眾移心朝宰胥悅至七年冬卒
於天竺住寺春秋七十有一天子下
勑流慰并令有司塋鍾山開善寺墓
釋道禪交阯人早出世網立性方嚴
脩身守戒氷霜例德鄉族道俗咸貴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第三張 永

其剋已而重其篤行仙洲山寺舊多
虎害禪徒居之此灾遂遠聞齊竟陵
王大開禪律盛張講肆千里引篤同
造金陵皆是四海標領人雄道傑禪
傳芳藉甚通夜不寐思參勝集遣奉
真詮乃以永明之初遊歷京室住鍾
山雲居下寺聽掇衆部偏以十誦知
名經略道化僧尼信奉故有棱威振
發以見聲名悟愉誘悟議于風釆都
邑受其戒範者數越千人常聽之徒
衆不盈百兼樂滅覺觀亟留幽谷動
踰宵景方尋顧步加復蔬食弊衣華
无布口有濟芳美者便隨給貧病知
是之冨豈得過焉末居于寺舍屏迹
山林不交榮世安菩立行人以為憂
而禪不攺其樂也以大通元年辛于
山寺春秋七十矣
釋慧光姓揚氏定州盧人也年十三
隨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禪師所從
受三歸陀異其眼光外射如焰深惟必
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誦經光執
卷覽文曽若昔習旁通博義窮諸
幽理無以劇談謫詭態新奇變動物

情時談進口至夏末度而出家所習
經誥便為人說辭旣清靡理亦高華
時人号之聖沙弥也因獲剃養受而
遥施師為學之尋用復盡佛陁曰此
識大士之行也便縱而不禁諾請教
誠敬而異之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
節讀毀得失聲色不渝衆益器之而
美其遠度陁曰此沙弥非常人也若
受大戒宜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
奉若初依經論必輕戒網邪見滅法
障道之元由是因循多授律捻先是
四分未廣宣通有道覆律師創開此
部製疏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擧宏
宗無聞於世故光之所學惟據口傳
及年登冠肇學行略周嘗聞言不通
華發戒便阻乃往本鄉進受具足惇
聽律部隨文奉行四夏將登講僧祇
律初以唱高和寡詞理精玄漸染津
源未遂聽徒雲合光知學功之所致
也義須廣周群部乃從辯公忝學經
論聽說之美譽颺趙都後入洛京搜
揚新異南北音字通貫幽微悉為心
計之勞事須文記乃方事紙筆綴述

所聞兼以意量釆示銷釋陁以他日
豪觀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
傳果向於心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
乎今觀神器已成可為高明法師矣
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
會佛陁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譯十地
至後合翻事在別傳光時預霑其席
以素習方言通其兩諍取捨由悟經
顉存焉自此地論流傳命章開釋四
分一部草創基茲其華嚴涅槃維摩
十地地持等並䟽其奧旨而弘演導
然文存風骨頗略章句故千載仰其
清規衆師奉為宗轄矣司徒高傲曹
僕射高隆之及朝臣司馬令孫子偘
等齊代名賢重之如聖嘗遇亢旱衆
以聞光乃就嵩岳池邊燒香請雨尋
即流霔原隰民皆利之又尒朱氏舉兵
北伐徵税僧尼用充軍實先立嚴刑
敢諫者斬時光任僧官顧五衆乇塞
以命直往語世隆曰君當行此税國
事不存言既克明事亦遂免其感致
幽顯為若此也初在京洛任國僧都
後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為國統將終

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即坐判事塊落筆前尋視無從知及終相因斯乖念四句有餘奄化於鄴城大覺寺春秋七十矣光常願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氣將欲絕大見天宮來下遂乃投誠安養溘從斯卒自光立志貞靜堅存戒業動止安詳不妄附帖晝夜存道財無盈尺之貯滌除便穢捨以報盡為期偏重行宗四儀無妄其法潔已獨立七衆深崇其操自正道東指弘匠於世則以道安為言初緇素革風廣位聲教則慧光抑其次矣凡所撰勝遺教溫室仁王般若等皆有注釋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後代引之為義節并羯磨戒本咸加刪定被於法侶今咸誦之又著玄宗論大乘義律義章仁王七誡及僧制十八條並文旨清肅見重時世學士道雲早依師稟奉光遺令專弘律部造疏九卷為衆所先成匠極多流衍彌遠加以威容嚴肅動止有儀談吐慈和言行相檢又光門人道暉者連衡雲肩情智傲岸不守方

偈略雲所製以爲七卷問以意會捷
度推爲故諺云雲公頭暉公尾洪理
中間著所以是也並存二有緒嘉績
莫尋可爲悲哉時光諸學士翹類如
林衆所推仰者十人揀選行解入室
惟九有偏生馮袞光乃將入數中袞
本冀人通解經史被貢入臺用擬觀
國私自惟曰玄素兩教頗曾懷抱至
於釋宗生未信重試往候光欲論名
理正値上講因而就聽矚其威容聆
其淸辯文句所指遣滯爲先卽坐盡
虔傷闘其睒損足稽顙畢命歸依然
攻擊病源深明要害我爲有本偏所
長驅每有名勝道俗來資法藥袞隨
病立治信者銜泣故其言曰諸行者
不得信此无明昏心覓長覓短聽經
學問嚴飾我心須識詐賊覓他道惡
不求其長則吾我漸歇特須分踈勿
迷自他我過常起熾然法界他道少
過便卽瞋他常須看心自見多過若
思量者雖在世間無有滋味終無歡
心以未曾我何由有樂此心將我上
至非想還下地獄常謗誰我如然家

如愛奴豈可學問長養賊心巧作細
作使覓名利造逭姤也故經云當為
心師不師於心八歲能誦百歲一不行不
救急也時有私寫其言者世号捧心論
焉亦有懷本於胃逢境終忘者无勤
勵故耳袞在光門位頭綴氣常供厨
錄日營飯粥奉僧既了湯滌凝澱温
煮自資微有香美便留後供夜宿竈
前取蒿一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
相繞動粥便以熟無問陰晴此事常
介午後擔食送彼獄囚往還所經識
者開路或至綢人廣衆率先供給若
水若火若掃若帚隨其要務莫不預
焉口隨說法初不告倦遂卒光門
釋曇隱姓史河內人少猒塵俗早遊
佛寺崇奉戒約誦習群經凡三十万
言日夜通準以為常業及年滿受具
歸宗道覆而聽律部精勵弥久穿鑿
逾深後從光公更採精要陶染變通
遂為光部之大弟子也乃起步京鄴
北悟燕趙定州刺史侯景欽若神仙
為之造寺延住供給未還漳濱闡揚
斯教僕射高隆之加礼崇異行臺侯

君又於鄴東為造大衍寺重引房之
弘播戒宗五衆師仰隨聞判決文義
雅正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
兼物望同美氣調宏逸或擬連衡故
鄴中語曰律宗明略唯有隱樂其為
世重如此而隱性樂獨遊不畜弟子
財無尺貯袒背終身衣鉢恒隨誠均
鳥翼顧旋身轉取辟象迴遍律持律
時惟一人而已年六十有二終於鄴
城大覺寺著鈔四卷門人成器者十
餘皆宗其軌轍時有律師洪理者精
氣獨架詞采嚴正預在論擊罕不亶
輪著鈔兩卷時共同祕後為沙門智
首開散詞義更張經目合成四卷所
在咸誦之

釋曇瑗未詳氏族金陵人也才術縱
攝子史周綜自幼及長以聽涉馳名
數論時宗普經陶述而威嚴羣小不
妄登臨矜持有功頗以文華自處時
或規諫之者瑗因擺撥前習專征部僧
弦韋所誥驗于耳目由是名重京邑
同例欽焉以戒律處世住持為要乃
從諸講席專師十誦功績既著學觀

斯張自尒恒當元宰鎮講相續有陳
之世無與為隣使夫五衆揖其風猷
七貴從其津濟援其有之矣常徒講
衆二百餘人宣帝下詔國內初受戒
者夏未滿五皆柰律肆可於都邑大
寺廣置聽場仍勅援揔知監撿明示
科舉有司准給衣食勿使經營形累
致勸功績援既蒙恩詔通誨國僧四
遠被徵万里相屬時即搜擢明解詞
義者二十餘人一時敷訓衆齊三百
于斯時也京邑乇開行誦相諠國供
豐華學人无弊不踰數載道器大增
其有學成將還本邑援皆聚徒對問
理事無疑者方乃遣之由是律學更
新上聞天聽帝又下勅崇慰以援為
國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辤以任勅特
許之而插記不竟閑門自撿非夫衆
集不妄經行慶弔齋會了無通預山
泉林竹見便忘反每上鍾阜諸寺偱
造道賢觸興賦詩覽物懷古洪偃法
師徽岸泉石偏見朋從把辟郊垧同
遊散苑援題樹為詩曰丹陵粉崇少
白水柔苗多浸濕下客淚哀怨動人

歌春蹊度旅葛秋浦漫長涉靡麿自
騰倚車騎絕經過蕭條肆野望惆悵
將如何偃續題曰龍田留故花汾水
結餘波悵望傷遊目辛酸思緒多涼
煙㶷高樹濃露變輕蘿澤葵猶帶井
池竹下侵荷秋風徒自急無復白雲
歌瑗以太建年中卒于住寺春秋八
十有二初微疾將現便告衆曰生死
對法凡聖俱纏自非極位有心誰免
今將就後世力不相由願生來講誨
分有寘功彼我齊修用為來習不余
與世沉浮未成通濟幸諸梵行同思
世言終事任量可依成教言訖端坐
如定欻然已逝道俗悲泣歎其神志
明正不偶緣業有勑依法焚之為白
塔建碑于寺著十誦疏十卷戒本羯
磨疏各兩卷僧家書儀四卷別集八
卷見行於世

釋智文姓陶丹陽人母齊中書完韶
女也懷文之始夢覩梵僧把松枝而
授曰余後誕男與為麈尾及文生也
卓異恒倫志學之年依寶田智成以
為師傳既受具後專講玄律以戒是

續高僧傳卷第廿一　第十張　孚乜

分為五乘律撿開成七衆豈止通備
生死亦乃組織道場義須先精方符
佛意值奉誠僧辯威徳冠衆解行高
物傳業之盛獨步江表推其領袖則
大明彖公文初依辯學後歸彖下十
誦諸部冏弗通練以梁大同七年靈
味凡官諸寺啓勑請文於光業寺首
開律藏陳郡郟均為之檀越故使相
趍常聽二百許人屬梁末禍難乃避
地于閩下復光嶺表時僧宗法准知
名後進皆執卷請益又與真諦同止
晉安故得講譯都會交映法門邊俗
信心於斯風靡酒家毀其榨器漁者
焚其罟綱僧尼什物於是備焉有陳
馭寓江海廓清講授門徒弥繁梁季
宣帝命旅剋有淮淝一戰不功千金
日費轉輸運力遂倩衆僧文深護正
法不懼嚴誅乃格詞曰聖上識異字
文廢滅三寶君子為國必在礼義豈
宜以勝福田為胥下之侵非止延敵
輕漢亦恐致罪尤深有勑許焉事即
停寢尒後凡所詳奏莫非允愜理衆
擯罰咸符時要尚書令濟陽江摠嘗

道造房無爽句月是知學而有祿德
公有隣法位亘昇衆望悅矣大隋革
運別降綸言既屏僧司悳亭律府大
軍之後荊棘仮生十濫六羣滋彰丘表
文又案法澄翦尋得無聲滓可謂
少壯兌白髮之姿稱芳絕青田之歲
美前後州將甫及下車皆尊仰年德
罕不修敬柱國武山公郭行祇敬倍
常躬携妻子到寺檀捨盛設法齋請
敷律題抑揚剖指有克壯之姿聽侶
千餘人不嗟服以開皇十九年二月二
十日遷于住寺春秋九十有一即空
寺之南山東麓與辯律師墓相望自
文之據道也器宇對物風範肅人戒
品圓淨處斷明白然剖析章句詞者
義富衆家修撰罕有能出其右者又
金陵軍火遺燼莫留乃誓志昔治惟
新舊趾講十誦八十五遍大小乘戒
心羯磨等二十餘遍金光遺教寺各
有差焉著律義疏十二卷羯磨疏四
卷菩薩戒疏兩卷學門傳書以為口
實僧尼從受戒者三千餘人學士分
諸者則寶定慧時慧嵩智昇慧覺等

惟道志法成雙美竹箭擁徒建業文
晉夢泛舟海釣獲三大魚心甚異之
又於東安寺講麈尾纔振雨華俱落
深恠其事以詢建初璦上乃曰斯告
之先見必有二龍傳公講者其言果
矣志名解寔優大尉晉王家僧礼待
以仁壽之歲志為樹碑内慧日道場
釋法論為文

釋法願姓任西河人也性警達頗自
高上而拔致窮玄不偶儕侶東觀道
化遂達鄴都形廁白衣言揚緇服齊
昭玄大統法上嘉其神慧與語終朝
深通志梗因攝而剃落日賜幽典攢勵
時倫乃恣其遊博顧勇思風馳周行
講席求法無怠問道新奇後乃仰蹤
波離專經律部綱羅佛治舟運僧獻
自東夏所傳四部律本並製義疏妙
會異同當有齊之盛律徒風舉法正
一部各覽前驅雲公創叙綱模暉上
刪其纖芥法願霜情啓旦孤映羣篇
挫拉言初流威滅後所以履歷談對
衆皆杜詞故得立破衆家百有餘計
並莫敢當其鋒銳也時以其壺亭平

敵号之為律虎焉至於斷處軍途多
從文相商度結正僉義攸歸迺下勅
召為大莊嚴石窟二寺上座皇隋受
命又勅任并州大興國寺主頻登經
管善御大衆化移前政實濟濟焉以
開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終於所住春
秋六十有四塟于并城之西建塔崇
範所製律疏惟四分一本十卷是非
鈔兩卷見存餘並零失有弟子道行
者器局淹和親傳師授善機悟明控
引談述疏旨不墜厥宗每至講散身
導學徒遶於願塔致敬而返及春秋至
節此例恒修今年八十有餘猶鋪疏
指摘示諸測隱時又有沙門道龕資
學於願執教赴行學望冣優成進初
心弘持獨秀為時歎美而素尚兢肅
遵若文宗繞有違忤即不參餘故説
戒序引有言唱白之者既無正制号
為非法雖初從衆侶後必重張乃出
郭結界更説新本斯亦貞梗之嚴令
也太為剋峭未是倫通至今此部猶
多滯結云
釋靈藏俗姓王氏雍州新豊人也年

末登學志慕情遠依随和上類律師
而出家焉藏承遵出要善達持犯僧
祇一部世稱冠冕於智度論講解元
道妙尚冲虛兼崇經務時屬周初佛
法全盛國家年別大度僧尼以藏識
解淹明銓品行業若講若論卷部衆
多隨有文義莫不周鐠時共測量通
經了意最為第一藏之本師素鍾
華望為太祖隋公所重道義斯洽得
曾相將藏與高祖布衣知友情款綢
狎及龍飛茲始彌結深衷礼讓崇敦
光價朝宰移都南阜任選形勝而置
國寺藏以朝宰惟重佛法攸憑乃擇
京都中會路均近遠於遵善坊天衢
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興善是也自
斯已後中使重沓礼遇轉隆厚味嘉
肴寄畢封送王人繼至接軫相趍又
勅左右僕射兩日一參坐以鎮之與
語而退時教綱初張名德雲搆皆陳
讚毀莫與爭雄宮闈嚴衛來往難阻
帝平須見頻闢朝謁乃勅諸門不須
要籍任藏往返及處內禁與帝等倫
坐必同榻行必同舉經綸國務雅會

天鑒有時住宿即迸寢殿賜錫之賚
蓋無竟矣開皇四年開輔亢旱帝引
民衆就給洛州勑藏同行共通聖化
既達所在歸投極多帝聞之告曰弟子
是俗人天子律師為道人天子有樂
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
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為
善弟子禁人為惡言雖有異意則不
殊王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
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經正有聲開
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
于南郊

釋道成字明範俗姓陶氏丹陽人也
祖誕齊招遠將軍永嘉太守父僉梁
貞威將軍上虞令成少而入道住永
嘉崇玄寺事彧法師為弟子儀皃瓌
美奇姿拔衆羣伍目曰神童具戒之
後學超儕輩大同之初栖遊京輦受
業奉誠寺大律都沙門智文十誦纔
經兩遍年逾未立別肆開筵數論毗
曇滌神便悟無繫〻倍聞一知十是
以京邑耆老咸稱後生可畏講十誦
律善薩戒大品法華諸經律等一百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第十八張　承

四十遍又講觀音一日三遍著律大
本羯磨諸經疏三十六卷至於意樹
心花增暉旦曜析理質疑聽者忘倦
學士慧藏法祥等並遊方講說法輪
常轉傳茲後焰利益弘多感蔬素潔
已珠戒居心神解嚴明深禪在念兼
六時虔懺三餘暇日歔獵文史欲令
知無不為也然其性用安庠威儀合
度天人摸揩罕有其儔軟語愛言不
常忤物後現疾旬餘猶牽講演以開
皇十九年五月五日遷神於興嚴寺
春秋六十有八大漸之際惟稱念佛
肢節軟暖合掌分明即以其月八日
窆於奉誠寺之南山墓誌高坐寺僧
慧從所作
釋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
世早慕玄風弱冠加年遂霑僧伴而
貞心苦節寒暑不虧尋師訪道夷嶮
無變遇周齊淩乱遠涉江皐業架金
陵素氣攸遠及大隋開運還歸渭陰
味法秦其生平操行分其容止至於
弘宣示教則以毗尼唱首調御心神
仍用三昧遊適故戒定兩藏惣華胷

襟學門一冊故遠近斯趣脫貫籍延興
時當草創土木凡石工匠同舉而聿
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為无非損
曾坐戒約內結仁洽外弘立四大井
各施漉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
百二曉夜無歇皆將送蟲多得存性
命故延興一寺獨免刑殘自餘締構
焉難復敘而潔己自勵卒附斯倫每
欲開經必與手及腕齊肘已後猶從
常淨舉經對目辟不下垂房宇覆處
未嘗操漱涕唾反咽不棄寺中便利
洗淨乃終其報又自生常不用巾幞
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則重被其體
自外道具僅支時要每自嗟曰生不
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虛負
靈神何期俟也遂誡弟子曰吾變常
之後幸以殘身遺諸禽獸儻蒙少福
冀滅餘殃忽以大業元年正月十五
日端坐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五十有
七弟子等從其先志林葬於終南之
山至相前峯火燎餘骸立塔存矣
釋洪遵姓時氏相州人也八歲出家
從師請業屢高聲駕及受具後專學

律部心生重彰内自惟曰出家基趾
其存戒乎住持万載被于遺教詎非
虚矣更詳師友遊方聽習屢涉相京
諮訪深義有所未脩決問守通三夏
將滿遂知大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
貴雲公開習律要并及華嚴大論前
後參聽並和其閑户變然大明承鄴
下暉公盛弘四分因往從焉聽徒五
百多以巧媚自通覆講堅論了無命
及暉寔律學名匠而智或先圖遵圖
解冠時倫全不以曲私在處後因盛
集異學充堂遵乃東暉製疏捧入堂
中曰伏膺有日都未見知是則師資
兩亡敢以文疏御及便置之坐上往
覆云所既屬捨見来降即命登座覆
述吐納纖隱衆仰如山自後專預匠
時結徒畢業以戒律旁義有會他部
者乃重聽大論毗曇開發津與又以
心使未靜就諸禪林學調順法年踰
十臘方歸律宗四遠望風堂盈千計
屬五衆有墜憲綱者皆擾内律治之
時為榮大也齊主既敞教門言承付
以遵學聲早舉擢為斷事沙門時

青齊諸衆連諍經久乃徹天聽无由

息諍下勅令往遵以法和喻以律科
懲曲感物情繁諍自弭由是更增時
美法侶欣之及齊曆將季擅名逾遠
而非類不交惟道同轍名儒大德見
輒慕從常與慧遠等名僧通宵造
盡周平齊日隱于白鹿巖中及宣政
搜揚被舉住於嵩岳德不孤峙衆復
屯歸大隋廓定招賢四海開皇七年
下勅追詣京闕與五大德同時奉見
特蒙勞引令住興善并十弟子四事
供養十一年中又勅與天竺僧共譯
梵文至十六年復勅請為講律衆主
於崇敬寺聚徒成業先是關內素奉
僧祇習俗生常惡聞異學乍講四分
人聽全稀還是東川讃擊成務遵欲
廣流法味理任權機乃旦剖法華晚
揚法正來為開經說為通律屢停炎
澳漸致附宗開導四分一人而已迄
至于今僧祇絕唱遵為人形儀儒雅
動據規猷而神辯如泉聲相鍾鼓預
昇法位罕有昏漠開悟之勣寔難詞
焉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衛州之福

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赤二光晃發
遶逝照灼人目道俗同覩大生慶悅
仁壽四年下詔曰朕祗受肇命撫育
生民遵奉聖教重興象法而如来大
慈覆護群品感見舍利開導含生朕
已分布遠近皆起靈塔其間諸州猶
有未遍今更請大德奉送舍利各往
諸州依前造塔所請之僧必須德行
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揚佛教感悟
愚迷宜集諸寺三綱詳共推擇錄以
奏聞當與一切蒼生同斯福業遵乃
被舉名解者用承上命登又下勅三
十餘州一時同送遵又蒙使於博州起
塔初至州西有白鵠數十頭當於輦
上旋遶數匝久之而逝及至城東隆
聖寺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道
如車軸住于基上邊有烏巢樹上及
光之洞明衆烏驚散又雨銀花委地
光耀如雪掘基五尺獲粟半升夜降
神仙八十四人持華遶塔久乃方隱
又婦人李氏患目二十餘年及来礼拜
兩目齊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
寺東房見卧佛及坐佛說法之像復

見花猶封架讀經有一千四字皆是 續高僧傳卷第廿一 第三張 丞
梵書時人不識及四月八日當下塔
時感黑蜂無數銜香遶塔氣蔚且熏
不同人世又見白蓮花在塔四角高
數百丈花葉分布下垂於空時聞五
彩蓮花廁塡其內又見天人燒香而
左轉者於是捨集而觀歎未曾有屬
目不見者非無一二及下覆訖諸相
皆止遵於京邑盛開律儀名駭昔人
而傳敘玄宗其後盖闕又著大純鈔
五卷用通律典尋又下勅令知寺任
弼諧僧衆亟光徽績以大業四年五
月十九日卒於興善春秋七十有九
隋初又有道洪法勝洪灂等並以律
學著名洪援相州紹通雲亂容止沉
正宣解有儀學門七百亟程弥量故
諸經論之士將欲導世者皆停洪講
席觀其風略採為軌躅勝博涉有功
而言行無副神志高卓時共濟推但
身令未廣故聽徒簡略灂學承遵統
化被中山經維正象有聲幽冀年代
非遠並不測其終
釋覺朗俗姓未詳河東人住大興善

寺明四分律及大涅槃而氣骨陵人
形聲動物遊諸街巷卒不顧之仁壽
四年下勅令送舍利于絳州覺成寺
初達治所出示道俗涌[illegible]缾分為七
分光照徹外穿基二丈得粟半升又
感黃雀一頭飛迫於人全無怖懼馴
擾佛堂久便自失又石函蓋上見二
菩薩跏坐寶座前有一尼叙手曲躬
或見飛仙及三黃雀并及雙樹麟鳳
等象將下三日常放光明乃迷晝夜
朗過燈燿有掩堂滅炬者而光色逾
盛溢于幽障玄素通感榮慶相誼朗
具表聞廣如別傳大業之末有勅令
知大禪定道場主鎮壓豪橫怗然向
風漸潤道化頗懷欽重不久卒於所
住時又有沙門海藏識信堅正宗仰
律司屢講四分少有傳嗣唐運置十
大德藏其一焉又有法鏘律師本住
靜法末猷頻棲南栖太和幽居養志
不塵僧衆孤行巖岫偃息松林服餌
寺中賞心唯識亦僧素之開士也及
終後露骸山側至夜有燈照之道
俗往觀失燈所在遠望還見動經兩

月光照逾明

釋慧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
歲出家為斌法師弟子後令誦遺教
一夕便度以經驗師多有乖越便捨
之而往姜律師所誦法華經寺東房
中講於俗律試聽一遍性若曾聞乃
問十關無能解者刺史以下合州白
黑皆往諮問莫不歸伏始州一部祖
宗道衆即為州内律主受菩薩戒既
尒約束以佛為師尚不敬天況礼神
道於是佛法方得開弘於黄安縣造
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
寺從彼至今方將盛矣初主登冠欲
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
露寺受戒惟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
三日三夜天地闇冥衆生無眼過此
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
周毀經道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
藏伏惟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
或有山神送茯苓甘松香來獲此供
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礼佛誦經似
如聽者仍為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狫
獠羣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

為曰時君異也佛曰通也深佐此言
尋介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
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廿大
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号開皇
矣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
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為
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
心將百餘馱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
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
莊還見斯穢雜即入房中取錫杖三
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諸驢騾
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馱擲棄
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
大笑一无所佐書曰弟子數病不逢
害鬼蒙得律師破慳貪袋深為大利
令附沉香十斤紬綾十段仰贈後還
京曰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
明禪師者清卓不羣白日獨坐見無
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
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
不者明其死矣明日食時俗人驚云
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客僧數千人
入寺今何所在尋介午時主便無疾

而逝春秋八十九矣

釋智保河東人弱齡入道清慎居心而在性剛謇不軌流俗進受具後正業禁司擁節專制挺超羣侶博聽異解貫練心神癈立文言大觀掌內所以律部遐被寔頼斯人故能維攝自他言行相守至於流略墳素頗獲其宗談對玄儒不後其術筆記之工時揚大義縁情流采嗣接英華初住勝光末居禪定國供豊積受用多虧所以名僧大德日陳形器憑准神解可以言傳至於衣食資求未能清潔僧衆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瓜多選香美保低目仰手依法受之任得甘苦隨便進噉皆留子實恐傷種相由知法者少疑未詳撿其知量敬護皆若此也後返勝光屬業弥峻園蔬溉灌水雜細蟲直歲高視但論事辦保念此無辜交被刑害躬執漉具蓮送方還寺有草物堪為僧用者必拾掇鳩聚身送厨帳其雜行紛綸誠難備舉以武德末年遘疾將漸而正氣明爽告友人慧滿曰余其死矣而精神不

得起勝如何有問意故答云槐其来
蔭似作守寺之神耳而止于西院佛
殿余頻以法遣之卒不能離言訖便
絶自余所陳殿宇人罕獨登時須開
入無不毒然毛動及後百日當有老
姥內懷酒食將遺諸僧行至寺門忽
被神害身死委地器物流離斯亦嚴
厲之所致也故僧侶攝其風威有濟
鄙悋者皆慑而悛正矣自保之護道
卓秀出羣一食充軀雖經病重不變
前節不宿俗舍常止僧坊雖曾遠游
必栖林野三衣常被瓶鉢自隨不執
俗器不觀音樂五兵六法措不身經
理會高僧聞便赴𧗱故每日弗講必
瓶鉢自隨肅然成風無累於教處衆
而食曾無盈長殘水餘膩並以餅拭
而啜之一滴無遺恐損施福故也當
遇重病每食有餘一兩匕者停貯多
日可得升許親看溫煮命淨人食之
有問其故答曰僧食難棄不可妄輕
棄耳傳者曰驗生常景行故直筆書
其弘護之相焉又嘗患瘧寒則水淋

熱則入炙渇則急塩塞其口漸則絶

食取差斯徒衆矣
釋智詵字慧成姓徐本徐州人炫法
師之弟也少聡敏有志節在蜀遊
學務勤律肆會周陵法因事入關
不果所期遂隱南嶺終南太白形
影相吊有隋革命光啓正法招賁
碩德率先僧首即於長安敷揚律
藏益州揔管蜀王秀奏請還蜀王
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歸崇寺設
大齋無不来赴將食捉勸問炫法
師曰此處護淨不答曰初還未得
撿挍承道不護淨乃擲筯而起曰
寧敢屠兒食此淨銅何得敢也諸
僧數千一時都散其嚴忌若此故其
在衆屏氣寂然性不受施不妄干
物有僧道愜為人兇險遥見走避
人曰卿從来不畏一人何故畏詵律
師耶答曰此佛法中王耶得不畏人
曰以愜公膂力可敵律師百人耶
答曰縱敵千人遥見百脉已沉四支
不舉何敵之有乎後以人請戒禁行
將諠擾乃辭入龍居山寺幽栖深阻

軌迹不通延出辟疾意欲登劒閣
廓清井絡與詵書令歸國化使略
答云辱使至止并以誠言披閱循
環一言三復文清淥水理破秋毫負
道茙行多闕化術無方宅身荒谷
四十餘載狎魚鳥以樵歌習禪郍
者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
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辟而
歸舊里衣錦而旋本邑百姓有
再生之期万物起息肩之望搢紳
君子捧玉帛而来儀慷慨丈夫委
干戈而伏道昔長卿返蜀徒擅清
文鄧艾前来未能偃武公華陽甲
族未絡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
劒南長幼並俟来蘇豈藉微風自
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祭迎秀
得書示軍衆先作礼曰人物争歸
律師之力也以武德元年十月一日
平居而逝年八十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